



## 野溪

小溪澗一點也不渺小，  
在我們的心目中，  
它比浩瀚的巨河大川更大、更重要。

文、圖／陳寬祐

第一次看到這張老舊照片就被它深深吸引，這張一百四十多年前的照片已深烙我心，成為印記。它充滿了熱帶森林裡野溪的神祕、蠻荒與引人遐想的魅力；但卻又那麼熟悉。

1871年，英國攝影家約翰·湯姆生(John Thomson)來到台灣，在一趟由台南至高雄六龜的旅行途中，拍下了這張照片。在其著作「Notes of a Journey in Southern Formosa」中，有一段似乎在描述此景像：「一道山泉從幽暗的山壁口湧出，激濺著石堆、四處流竄，然後消失在下方的森林裡。壯觀的山色滿佈巨大、柔和且優美的濃鬱樹木，令人留下深刻印象。石堆間的許多罅隙，都是別有洞天的美麗小世界……」。

我也曾拍攝過無數溪流的照片，我也知道，其實透過鏡頭我在尋找的，就是隱藏在我心深處，伴我童年歲月的那條野溪。約翰·湯姆生泛黃的舊照片勾引出我的無限懷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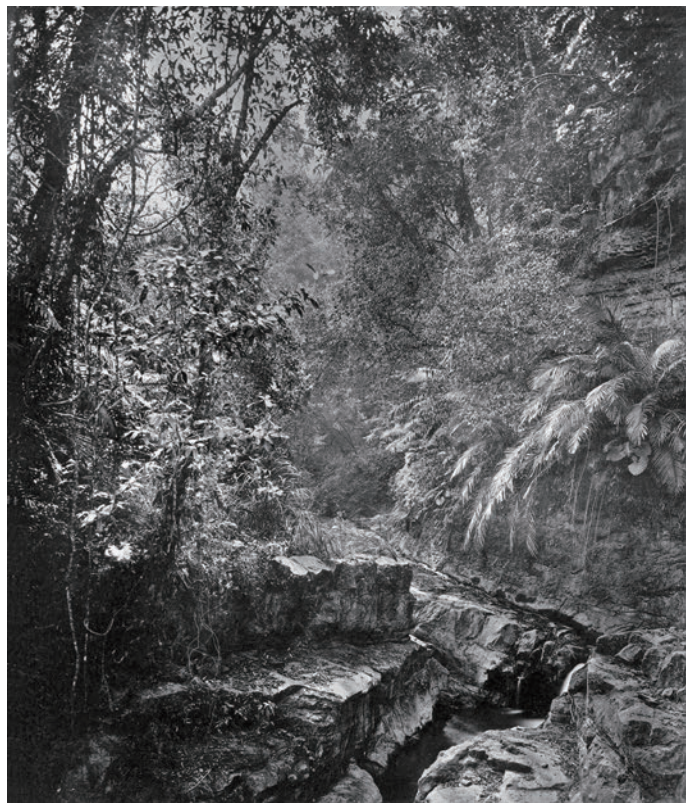
一百二十多條河川流淌於台灣島嶼全身，大多冠以「某某溪」的名稱，例如大甲溪、高屏溪、拉庫拉庫溪等；能被稱為「某某河」者屈指可數，如基隆河、淡水河、冬山河等，甚至連台灣第一大河也稱為濁水溪；溪與河雖然很難明確界定，但是溪流卻最能表現台灣自成一格的風采。我很喜歡「野溪」這種叫法，它充分表露了放浪不羈、變化萬千的三太子哪吒性格，時而溫柔、時而狂暴，讓人捉摸不定，這不正是台灣這塊土地和其上萬物的本質嗎？

我諦視遠方林蔭煙霧迷濛處，任憑臆想馳騁。期待也許會有山羌驚鴻一瞥，也許會是萬片彩蝶群飛。我聽到遠方傳來紫嘯鸚清脆的鳴聲，急促幾聲，復歸寂靜，只留下永不間斷的潺潺流聲。突然憶起康拉德的《黑暗的心》，他在故事結束時寫道：「伸向天涯海角的平靜河流，在烏雲密布的天空下陰沉地流動～好像流進無邊黑暗的心。」但見岸邊的樹木枝葉糾纏、藤蔓垂掛，在山風吹拂下飄盪，窸窣然有聲，狀似重重魅影，平添些許涼意；境隨意生，意隨境轉，想像的心編織出夢幻意境。

眼前近處，陽光偶而穿透樹冠，灑下點點光影斑駁，落葉在風中閒飛，終於隨流水，溪面浮著光點與葉影，像無數悠游小魚。潺潺流水如雲遊僧，一路誦唱，遇阻則激湍嘶吼，平順就呢喃低吟。深處成潭，或有鱸鰻潛藏；淺灘為瀨，石斑和溪哥逆流竄游。

如果可以，我希望尋回那條童年時，一直讓我流連忘返的野溪。我不知道他發源於何處，也不知道他最終流到那裡；但是我知道，溪畔的那根枯枝上會停棲一隻「霸王」蜻蜓；那株「sap-bun子一穗花棋盤腳」何時會開花結果；那處洄彎可以釣到「溪哥仔」；那塊石頭上可能碰到「南蛇」曬太陽。野溪自成一豐饒世界，無求於人，自有尊嚴，各有故事與風情，偶而帶給人們點睛般的安慰與驚喜，尤其是小孩。

但是他偶爾也會狂野不羈。每逢夏天颱風破空而來，狂風驟雨，加上河身狹仄，曲折不利洩洪，溪水瞬間暴漲，淹水速度比想像還快，菜園、農田、小路，所有地標、所有認知的系統，在風雨交加肆虐後，全部被粉碎。隔夜風雨漸息，登高遙望，只見汪洋無際，水是唯一的存在，此時心中竟生一片孤寂的美感：



六龜附近的野溪/約翰·湯姆生John Thomson 攝/1871年



谷關附近的野溪/陳寬祐 攝/1990年代

啊，無邊的孤寂，我在這裡！

小溪像人體，也有自癒能力，總是用他自己的方法渲洩積水，慢慢恢復激情後的平靜。溪水澄清仍舊蜿蜒而去，但是大石頭易位了，那個小灣不見了，山芙蓉只剩下枯枝突兀。雖然歷經天意浩劫已非原樣，不過在我的心中，小溪仍然存活，不曾消失。再過幾天，岸邊的草又是青翠，樹木還會綠蔭蓋頂，蜻蜓飛翔、魚群悠游；野溪不死，他繼續與小孩對話。

我的小溪沒有名字，他一點都不壯闊，默默流經無名荒地，對大人而言，也許僅是輕

描淡寫，但流水是時間，岸上為空間，這條野溪在我幼小的心靈中，築構了最摯愛、最神祕的野趣時空。人生，難就難在有野趣啊！然而，如今他已經不在了，成了一條被人加了蓋的大排水溝，暗伏潛流永不見天日。

回去，已經不可能了，找尋，已不復存在。如果小溪有記憶，他當記得這一切，我也不會片刻忘記，他時而以燦爛的面貌浮現，時而以泛黃的舊影呼喚，他不斷地在我的心中搖動，如水中的一片漂草。



文、圖／蘇貴福

一大早，走上往旗津砲台的坡道，在即將到達最後面的彎道前，看到迎面走下來兩位遊客，停下腳步，用手指向路邊砵砵石牆下，說道：「這隻什麼鳥啊？是不是受傷了？不然怎麼不怕人呢！」隨著視線看過去，哦！竟然是一隻黃小鷺！距離他們僅約三公尺，正張開雙翼，宛如受傷樣。

研判一下形勢，先請他們退個兩步，先拍個照再說，看到黃小鷺放下翅膀，判斷應該沒有受傷，只是不太想飛：可能體力沒很好吧！這兩天下了大雨，不好覓食，也可能這附近還有牠可以覓食之處。

於是告訴他們：「應該還好，只是擬態

裝受傷而已。」後來，牠還是往前走了一小段，遇到遊客經過時，就豎起脖子擬態裝成木頭鳥，過後才放下。過程中，有的遊客真的不知不覺，只是專心聽著耳機，連打手勢請他們靠邊都視若無睹。還好最後，見牠橫跨步道一步一步走向另一側的坡地，消失在灌叢裡。祝福牠能吃個飽！

黃小鷺一般出現在濕地，會出現在這種地方，真是出乎意料之外！或許這是一隻充滿冒險個性的黃小鷺！？還是下了大雨，到處地面都濕了，造成牠的誤判呢！？不過，像這樣狹路相逢，是不是很有緣也很有趣呢！

後記：審視照片，發現頭羽尚未完成換羽，還禿了一小塊。



張開雙翼的黃小鷺

頭羽未長全，還禿了一塊